

论中阿灾难纪实文学比较研究

以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钱钢《唐山大地震》，优素福·盖伊德《仅二十四小时》、塔希尔·瓦塔尔《地震》为列

Yahia Mohamed Mokhtar Tawfik

Department of Chinese, Faculty of Arts, Suez University, P.O.Box:43221, Suez,
Egypt

Email: Yahia.Mokhtar@arts.suezuni.edu.eg

Abstract in English

Disasters are an inevitable part of human destin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umanity, disasters have pos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human survival and progress. The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is essentially a history of continuous resistance against various calamities. Literature, being a reflection of humanity, naturally focuses on issues of human survival, capturing the struggl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al disasters.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present in the face of disasters, which is a testament to its inherent and conscious role. Historically, both the Arab people, who primarily lived a nomadic lifestyle in harsh environment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ho were mainly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ve faced numerous natural disasters. Both cultures have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conditions. Disaster documentary literature records human encounters with calamities, explores the causes of disasters, and highlights the experiences of those affected. This genre helps individuals learn how to confront disasters and enhance their self-rescue capabilities. Despite its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 disaster documentary literature has not received adequate scholarly attention.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rab “disaster documentary literature” through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of “disaster documentary literature.”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disaster documentary literature,” providing examples of key works. The third section covers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e of Arab “disaster documentary literature,” with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The fourth section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rab “disaster documentary literature.”

Keywords: disaster literature, documentary literature, trauma literature, reflective literature, Chinese-Ara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摘要

灾难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自人类问世之日起，灾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与种种灾难不断的反抗的历史。而“文学”本身是“人学”，因此要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尽量去体现人类与自然灾难抗争的情景。在灾难面前，文学从来都不缺席。这是一种文学的自觉和必然。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在恶劣环境以游牧生活为主要模式的阿拉伯民族和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模式的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代都面临着种种自然灾害的危险，两个民族与自然环境和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灾难纪实文学，记录了人类面临的灾祸事件，也反思了灾难发生的原因、关注了灾难中的人们。从而让人学会如何面对灾难，提高自救能力。因此，灾难纪实文学是一个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文学体裁，然而，目前这一话题一直未得到应有的研究。本文分四个部分来比较中阿灾难纪实文学的异同。第一个部分：介绍灾难纪实文学的概念和定义。第二个部分：论述中国灾难纪实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现状，举例说明中国的灾难纪实文学的代表作品。第三个部分：介绍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现状，举例说明阿拉伯的灾难纪实文学的代表作品。第四部分总结出了中阿灾难纪实文学的异同。

关键词：灾难文学，纪实文学，创伤文学，反思文学，中阿比较文学

1. “灾难纪实文学”的定义

要理解“灾难纪实文学”这一术语，首先需要分别对“灾难”、“纪实文学”的定义加以说明。

1.1. 灾难的定义

关于“灾难”的内涵，维基百科做出了这样的定义：指因自然或人为导致的灾祸，造成巨大数量生物伤亡和财产损失，破坏环境。因自然原因发生的灾祸一般称为自然灾害；因人的原因而发生的灾祸种类很多，如战争、工业灾难、恐怖事件、等等。灾难的威力远远超出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正常范围，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巨数量的生物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为人类抗击灾难提供了历史经验。灾难一般可分为三类，即自然灾害、人为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主要是指由自然界中的异常现象而导致的灾难，如洪水、地震等；人为灾难也可称之为社会灾难，主要是指由人类的不当操作和破坏而引发的灾难，如矿难、大爆炸等；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指危害社会公众生命健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如非典、新冠肺炎等。自然灾害和人祸，虽然在发生的缘起、性质上不尽相同，但对人类而言，都是前行中的障碍，社会生活因其遭受破坏，

人类前行的步伐因其停滞。灾难带给人类无尽的痛苦，在灾难面前，我们需要驻足反思。只有深刻的反思才能带来长足的发展。而我们在本研究中所探讨的是自然灾害。

各种灾害文学作品体裁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中都包含着自然灾害的写照，灾害文学表现视域宏阔，呈现出繁复多样的风格和主题内容，既有对文化与政治的反思和思考，也有对生态和环境的关心。除了苦难以外，自然灾害带还给人带来其他方面的警醒与启示在文学史上，以灾难为题材的作品屡见不鲜。灾难叙事以残酷的灾难事实为依据，采用文学方式对事实进行选择性地创作表现，其源于事实又高于事实。

那么灾难文学本身也可以分为狭义的灾难文学和广义的灾难文学。”狭义的是指那些以灾难事件为表现对象，关注灾难情境下人的命运、审视灾难面前的人性、挖掘灾难的原因、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民的防灾意识的文学作品。广义的灾难文学在外延上则更为宽泛，它包含了一切和灾难事件相关的内容。所以，宽泛来说，一切以灾难事件为表现内容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展现灾难的惨烈，介绍灾后救援和重建情况，还是聚焦灾难中的人，反思灾难事件，都可称之为”灾难文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灾难文学理解为一种以灾难为背景，彰显在灾难面前人类与之抗争，人类从中得到教训与经验，并学会自我反思，提高自身灾难意识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所有对人类有损害的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都划入灾难文学的范畴。也可以把”灾难文学”分为种类型：一是展现灾难的真实，探索灾难背后的原因；二是展现危机中人们抗争的历程；三是探索人类存在的真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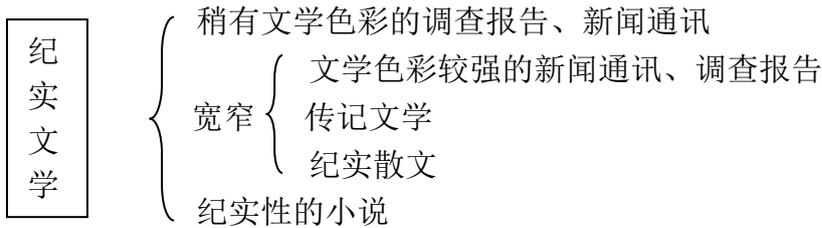
1.2. “纪实文学”的定义

与“非虚构小说”的概念一样，“纪实文学”的概念也由“Nonfiction Novel”翻译来，即作为一种用小说手法写真人真事的文体。“Nonfiction Novel”有多种翻译方式，“纪实小说”“非虚构小说”“纪实文学”或“非虚构文学”等概念。纪实文学由两个词组成，前一个词的原意是证件、文献、引申为纪实的，后一个词即是文学。这个辞条的具体说明是纪实文学--以文献为基础，通过其事实写成的文学类作品。

“纪实”和虚构是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彰显不同审美意、区别不同文学类型的方法。纪实用于记录社会现象、记载民族文化、传递历史实相、表达确定的思想情感，在中国绵延历史悠久，后来逐渐滋长出了“纪实文学”。

纪实文学，它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带有文学性的历史与新闻，而第一位的，是它的真实性！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给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纪实文学”也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纪实的文学”，即要求一切事实、人物都是真的，不能虚构编造。广义的“纪实性文学”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适当加以想象描写，甚至略作虚构，使作品更富有文学色彩。具体包含的内容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总之，“纪实文学”是指以纪实的小说叙述方法写真实故事的文体，对现实中人的生活经过、所见所闻、真实性进行再现，对社会面貌和文化进行具象地展现，从而塑造文学形象的小说。或者，说凡是具有真实性和文学性的作品，都可以算作纪实文学，纪实文学的外延较广，诸如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采访记实，以及写真人真事的叙事小说、纪实小说等等，都可以列入纪实文学之列。

2. 中国灾难纪实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古代早就有用纪实手法来创作的文学。在中国古代，“纪实”往往是在思想文化、哲学、史学领域显现其主体形态的。“纪实”进入文学时，譬如在各种形式的传记文学中，也是重“史”而不重“文”。在人类有文字记述中，自脱离蒙昧成为理智的人之后，就和各种灾难连接在一起。

面对灾难，文学自觉得承担起了记录、反思灾难的责任。“灾难”成为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经典著作都与描写人类遭受的大灾难有关，从《诗经》、《尚书》起，就开始记录我们先民所遭受的灾难。在中国的灾难叙事中，始终注重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所呈现的能动性上的描述。“从中国史书便有对灾难的描述，《左传·宣公十六年》中所谓：‘天火曰灾’，《汉书·宣武纪》中所谓：‘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都是对自然灾害的描述。”但在先秦至两汉时期散，由于对自然没有充分的了解，也没有能力抵御自然变化，人类费劲建立的物质文明常常被自然灾害毁掉。在这时期里，人类对对大自然的认识和自己能动性的认识都逐渐回到现实。对人与自然之间写实化的描述成了这一时期纪实灾难文学的主要方向。

如《孟子·滕文公上》中对大禹治水的记述：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文中对大禹治水的描述剔除了神话传授中的色彩，禹在文中的形象变得更为真实，人类在神话中被夸大的形象又重新回到了写实的状态。同时，针对自然变迁造成的危害的描述也更为真实。”对人与自然进行对抗的描写回到现实，还需要对自然灾害有合理的了解。如曹植的《说疫气》中对疫情的书写：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

“该段描写的是公元 212 年发生在中国中原大地上的一场极大的瘟疫，造成“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这场疫情蔓延速度极快，疫情的影响可想而知。

面临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曹植写了此文。

到了盛唐时期，对自然科学理解中国的古诗词中存在着对两汉散文时期，以客观面对自然灾害为主要叙事中心的继承，如白居易的《春雪》：

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
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
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
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
寒销春茫苍，气变风凜冽。
上林草尽没，曲江冰复结。

该诗中记述的是公元 811 年，唐朝发生的一次倒春寒灾害。“在阳春二月大如鹅毛的雪花竟然连下数日，杏花被冻死，杨柳的枝条也被冻折。面对这种罕见的寒潮灾害，诗人并没有对其有夸张的描述，而是理性的看待，提出在春秋时期就有过这种寒潮现象的记载。其对自然变化中的异象，采取了科学唯物的态度去书写。”

当时作为农业国，最直接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就是农业生产，于是在封建时期针对自然灾害的文学书写很多是关于农事的。如对水灾的描写上，白居易在诗歌《大水》中写道：

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
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

诗中主要描述了大水发生后的景象。“在描写了洪水造成城堞多倾坠等破坏之后，作者将重点落在了对农桑事的影响上。都直接描述出旱灾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巨大影响。此外，中国古代文学中以蝗灾这一自然灾害作为背景创作出过不少名作，如陆游的《秋思》还有欧阳修的 27 句长诗《答朱竄捕蝗诗》等作品中均对蝗灾有过细致的描述。”

直到明清小说的出现才使中国在对自然灾害进行文学书写上产生了又一次叙事中心上的迁移。明清时期（公元 1500—1700 年），是中国历史上三个重大灾害频发期之一。频发的自然灾害为明清小说这一新兴的文学体裁提供了丰富的写作母题。由于封建王朝的中后期，特别是清朝以来，对文人管制的加强和对文学创作的限制，使得文人们都主动远离政治。这一时期中，对自然灾害进行文学叙事很少掺杂进去政治因素。文人们开始单纯从叙事的角度对自然灾害的发生过程进行记述。如：清代王士禛笔记小说集《池北偶谈》里有一篇《地震定数》。

明清小说出现之后，中国灾难文学的叙事中心开始趋向于对自然灾害相对完整的描述。“进入近代之后，随着人们对自然和灾难理解的科学性的增强之后，灾难文学的叙事中心也开始变得更加深刻和丰富多样。进入到民国阶段，政府针对知识分子的管制削弱了很多，而中华大地却依然没有脱离自然灾害的阴影。” 1928 年，中国有一半的国土面积处于灾害的阴影之下。加之随着人口的增长、政府管理不善、军阀混战和匪患横行，使得百姓的生活状态较之封建社会普遍没有得到改善，面对“天灾”加之“人祸”双重的灾难时也就显得更加无助。由此在对自然灾害进行文学描写之时夹杂进了更多的元素，灾难书写的叙事中心也随之变得更为丰富。如 1937 年，面对四

川发生的严重旱灾，艾青为此创作了诗歌《死地——为川灾而作》，文中除了对严重灾情的描述，还表达了对灾民们的同情，诗中写到：

没有雨滴
 甚至一颗也没有
 看见的到处都是：
 像被火烧过的
 焦黑的麦穗
 与枯黄的麦秆
 与龟裂的土地.....
 于是他们——千万的”地之子”
 伸出无数的手
 像冬天的林木的枯枝般的手
 向死亡的大地的心脏
 挖掘粮食.....

在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却相对贫瘠并且灾荒连年的岁月里，饥饿是自然灾害带来的最直接的衍生物，也是人类生存的最大的敌人。面对饥饿时，底层人民面对的生活境遇就更加困难，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作品在反应中国饥饿中的人民的生活。如李尹实的诗歌《荒村》、刘心皇的诗歌《西门外》、流萤的通讯《风砂七十里》、台静农的小说《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张铁夫的小说《荒年》等作品中，都在叙述着灾民处在极度饥饿中的悲惨现状。其中不乏赤裸裸的描绘出灾荒中人吃人的残酷一幕，将饥饿导致人性泯灭的事实残忍的呈现出来。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霎时烟消云散。但是自然灾害并没有因为国家政权的更迭而停止，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的地理环境上自然灾害仍然处于频发状态，其烈度与广度也与民国时期相比，只有超过而不会不如。

中国在建国初期经济较为落后，生产方式仍停留在较传统的农业为主的阶段。“中华民族在抵抗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时仍然会显出有心无力。当国家主要依赖的农业经济遭到无法抵抗的自然灾害袭击，并带来大量人口死亡之时，在‘政治高于艺术’这一文学创作理念的引导下，灾难文学对这种现状如何进行书写就变得很难拿捏。从而导致大多数作家在面对自然灾害这一题材时选择了主动地放弃和回避。”在度过了建国初期国际、中国的复杂政治环境中，自然灾害不便于公之于众的时代之后，随着以文革为背景的“伤痕文学”已经自成体系，中国灾难文学书写在“文革”前与“文革”后成为了两个差距较大的书写叙事中心：一个是“文革”之前，以宣传党的政策的叙事中心，这是对民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灾难叙事中心的一种延续；另一个“文革”之后，以刷新民族记忆和提高个人意识的灾难叙事中心。

3. 中国“灾难纪实文学”的现状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灾难纪实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庭，灾难纪实文学一度充当了文学的“急先锋”。进入新世纪后，灾难纪实文学出现了跨学科、跨文体发展的态势。随着中国内外文学的交流借鉴，灾难纪实文学已经成为一种热门。“灾难纪实文学”在新世纪的繁荣，一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实”思想的影响，提倡能主动为人的存在与发展效劳。二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非虚构流行。这两种因素构成了灾难纪实小说在新世纪的发展和繁荣的基本原因。

进入新时期，文学再度自觉承担起了记录、反思灾难的责任。每次灾难过后，都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与这次灾难相关的文学作品，体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等。不难发现，中国内灾难文学具有很鲜明的时效特征，因此也不难看出一个又一个的大型灾难性事件发生时期也是中国灾难文学一次又一次的爆发期，如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南方大洪水、2003年肆虐全中国的“非典-SARS”、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等。通过对以这些灾难性事件为主题的作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灾难文学无论是从作品的类型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通过对灾难文学发展轨迹的梳理，可以以1986年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的发表作为转折点，该作品发表前可以说是中国灾难文学的萌芽期，如有以地震为主题的诗歌《地震谣》、描写淮河水灾的长诗《淮上吟》等；1986年至1997年为中国灾难文学的起步期，如以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为主题写的《绿色的愤怒》、以1991年南方洪涝灾害为背景的刘醒龙的《洪水，八个生命的瞬间》等；1998年至2007年为中国灾难文学的成长期，代表作有《国难》、《中国，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等；2008年至今为中国灾难文学的成熟期，如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和李準的《黄河东流去》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灾难文学的代表作品。

在此后较为长的一段时间里，灾难纪实文学的写作基本上处于沉寂的状态。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随之战疫灾难纪实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如何建明的《第一时间》、刘诗伟、蔡家园的《生命之证》等，“这些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再现抗疫全景或全过程，通过描述灾难事件，展现了人类在面对灾难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变化，成为人们了解灾难、探究人类命运和思考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

4. 中国的“灾难纪实文学”的代表文学作品

4.1.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在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却相对贫瘠并且灾荒连年的岁月里，饥饿是自然灾害是人类生存的最大的敌人，由此产生了一些叙述灾民在极度饥饿中的悲惨处境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曾说过，《温故一九四二》是他最看重的一部作品，也是他自己所著的首部真正意义的新历史小说。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了三百多万农民。但官方历史的政治叙述视角掩盖了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以民间的视角重新整合和建构了这段民间历史，揭开了历史的面纱，描绘出灾荒中人吃人的残酷一幕，将饥饿导致

人性泯灭的事实残忍的呈现出来。这种将灾区真相血淋淋的呈现的写作手法，包含了深切的对灾区受难者的同情。这部灾难纪实小说为历史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从民间的视角重构历史，打破官方历史的垄断，立足现实，对灾难残酷的一面毫不掩饰，还原了已遗忘的1942年至1943年中国多地爆发的旱灾所引发的饥荒的历史真相，“重写”了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这桩史实。该大灾荒的背景是遭遇旱灾，又遇蝗灾，更遇战争，天灾加人祸，自然灾害加内战，大批河南人逃荒，前后死了三百万人。作品通过对被历史尘封湮没的史料的挖掘和重新演绎，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灾区的惨酷状貌，同时，更着力于对灾害主要原因的深刻揭示和强烈批判。在作品中饿殍遍地、易子而食的凄惨灾民场景与奢侈豪华、荒淫宴乐的统治者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部作品最初见于1993年，但是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反应，可是在新世纪的纪实文学潮流中重新出版，这篇作品却迎来了社会关注。后来被著名导演冯小刚将其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温故一九四二》。这部作品的“原型”是：· ·

时间：1942年。

地点：河南。

事件类型：发生大旱、礼灾、战乱，死了三百万人。

这个“原型”所提出的问题是：

1942年之前和之后，有没有这样的事？事件发生在河南，不是其他省，为什么？死亡不是三个人，也不是三百人，而是三百万人，意味着什么？

《温故一九四二》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不同文本的嵌入与组合方式。”作家刘震云通过调查走访当地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其中就包括姥娘，花爪舅舅、范克俭舅舅、县政协委员以及从小被父亲卖到妓院的一位老奶奶。同时参考了一些当时外国记者和媒体对那场灾情的报道，如美国《时代》的记者白修德以及英国《泰晤士》的记者哈里逊·福尔曼等。”对这些被大篇幅引用的资料，作者做出这样的解释：也许读者对我这种诲人不倦地引征资料已经感到很厌烦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为了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只能这么做，烦也没办法。其实我也不想引用这么多资料，因为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的自由。当我的朋友给我送了这么一大捆资料时。我就有些发怵：

“得看这么多资料吗？”

朋友：

“为了防止你信马由缰和瞎编！”

所以，我只好引用这些资料。至于这些资料因为朋友的原因过多地出现在我的叙述中，希望大家因为我暗含冤枉而能够原谅我。显然，刘震云运用调查走访，文献引用的方式不仅写的是精彩的故事，也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记录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温故一九四二》与一般的灾难文学的创伤叙事不同，它运用了反讽的叙事手法，以一种轻松幽默的叙述方式在作家的情感真实与文本真实之间形成悖逆，于客观冷静的态度中表现出作品深刻的思想内蕴。《温故一九四二》还在结构上运用了反讽手法。结构反讽首先就体现在小说的题目上：“温故”，出自“温故而知新”，本义是指复习学过的知识。既然它表达的是对历史的回顾，那就说明这段历史应该是被载入史册的。然而，作为一部灾难纪实小说，意在还原被遮蔽的灾荒历史，在此种语境下

使用“温故”这个词，就使小说在题目与内容之间形成了一种艺术张力，在结构上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

小说作者在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主体、人物塑造体现故事主题，人物的登场是以作者的采访开始的，通过塑造人物的言谈举止深化灾难主题。小说中没有传统小说模式中的情节发展、人物关系等要素，没有连贯的故事，整篇小说是针对灾难事件从各种角度做分析，并援引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当时一些媒体对事件的记载。正如作家本人在作品中所说，“这是在我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所做的旱情采访”。

小说开篇朋友是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一九四二年的，在第一章结束又一次提到朋友壮行时买的“两只猪蹄”，朋友的一顿壮行饭使“我”轻而易举地开始了温故一九四二。而记美国者白修德的出场也是伴随是一桌丰盛的筵席开始“胡椒辣子鸡、鱼、栗子炖牛肉、豆腐、米饭、热馒头、两道汤、还有三张撒满了白砂糖的馅饼”，最为讽刺意味的是这顿筵席的举办地就是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河南；重庆蒋介石的官邸里则是用一杯可口的咖啡开始了对这个权力政治中心的描述。贯穿在这些华丽富足的生活、美味可口的食品之间的是饥饿的野狗吃人的画面、人吃树皮、野草、柴火甚至人吃人的画面。当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吃的时候，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像狗一样去吃人。对于“人吃人”的叙述在第四章以及第五章都有大段的描述，可以想见当时的惨状。在人吃人的同时，我们命运的筛筐人坐在华丽的沙发上，享受着可口的咖啡，这就是历史展现给我们的真实。

除此之外，在《温故一九四二》的附录部分，还引用了两则声明，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温故一九四二》也不能反映出1942年的全部历史，在灾荒之年的河南中原大地上，在饿殍遍地的主旋律之下，依然有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依然有着正常复杂的情感纠葛和日常生活。

4.2. 钱钢《唐山大地震》

钱钢《唐山大地震》是新时期第一部从灾难角度反映唐山大地震全貌的技术灾难文学作品，被认为是新时期纪实灾难文学的起点。在作品中，钱钢以直面灾难、反思灾难的姿态记录了这一巨大的劫难。小说所描写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成为新时期灾难报纪实学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作品。此后，一批反映唐山地震的报告文学作品陆续出现，如陈祖豪的《唐山地震亲历记》、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等，向人们重新展示了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大地震，为读者展现了大地震的震撼场面以及为人们带来的苦痛。

这部灾难纪实文学作品在1986年出版，回顾了1976年发生的唐山7.8级地震，这场死亡人数达242,769人，重伤人数达16.4万人的大地震，是新中国有史以来在自然灾害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但这次地震发生在“文革”时期，由于担心政治影响等原因，对这次地震消息封锁的比较严密，包括新闻媒体对此报道也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唐山大地震中惊人的伤亡数字是在唐山地震三年后才由新华社记者徐学江报道出的。对于灾区现场的情况，全国人民更无从知晓。基于这个原因，钱刚在唐山大地震10年之后写作的《唐山大地震》，为全国人民首次带来了唐山大地震的全面的描述，地震中的一幕幕惨剧也第一次直刺中国人民的情感神经。

在《唐山大地震》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作家锐利的思考与沉重的叹息。对于1976那个国家社会生活尚未正常化的年份，作家负责地将时代的遗憾与缺失呈现出来。比如战士们仅仅靠着血肉模糊的双手与钢筋水泥斗争，外国的救援被生硬的“自力更生”拒绝，对于现场的管制造成了新闻照片的稀少，甚至救人的生死场上出现了形而上的空洞口号。

作品中钱钢用一组数字作为开篇：

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

粮食 470400 余斤

衣服 67695 件

布匹 145915 尺

手表 1149 块

现金 16600 元……

《唐山大地震》的开篇为“我和我的唐山”、结篇为“我的结束语”，从标题就不难看出叙述者应该是第一人称“我”。文中的“我”无疑就是写作者本人。”但实际上，文本在讲述的过程中，视角切换得非常丰富，好像视角的蒙太奇。在第一章题为《蒙难日“七·二八”》中，地震发生前的征兆、地震发生时以及地震发生后的惨烈景象等内容，都是由史料提供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完成的。钱钢选取了多个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物作为个案讲述他们在地震发生时的感受。”为了进一步还原地震发生时的细节，钱钢采用“目击者言”的形式，建构了一个由农民、工人、护士、干部、调车员等众多地震亲历者之“我”组成的第一人称视角，通过目击者的见闻与感受，对地震发生瞬间的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本章接近尾声时，叙述视角又转回到作者之“我”的上来。

《唐山大地震》最动人之处无疑是灾难中的人性故事。“那些分别被困15天、13天、8天、3天的五位井下矿工、在医院陪床被废墟掩埋的卢桂兰大妈、让救援战士以为被埋的护士王子兰、靠一把菜刀敲击传递求生渴望信号的新婚夫妇，唐山宾馆里的外宾、看守所的囚犯、精神病院的患者、列车上的旅客和脱困与自救的张家五姐弟，当然还有废墟上的抢劫——这些叙述，真正体现了钱钢所言“以灾难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痛苦为中心”。“对那些普通的幸存者的访谈，钱钢自己称作“交心式采访“或”人性化采访”，独特的经历、细节与人生感悟，在充满温情与理解的陪伴式的闲聊中一一浮现，钱钢做了口述史一般的记录。

《唐山大地震》不仅仅让读者感受生命之脆弱、温情之可贵、人性之复杂，它还立体地还原了灾害的发生和当时各方的应急反应，还原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骤然而来的灾难和身处绝境的种种人性。这既得益于钱钢1976年跟随上海医疗队从北京绕道在震后11天到达唐山以身心获得第一印象，也得益于1984年已经做了5年记者的他多次重返现场，再加上他下的历史学者一般的考据工夫，这才有了记者视角的全景信息。

此外，《唐山大地震》已经超越了对于灾难的现实记录，成为一种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对历史现实的反思，对人性与生命的关切与怀缅。作品关注点投向了灾难中的人性，和灾后人民无处安放的心灵：有幸活下来的注定是最不幸的人。

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挖掘了非常态下人性的沉沦：死里逃生后的饥饿和寒冷使一些人在犹豫中走向了废墟，去寻找生命急需的物品。他们起初只是为了生存和救急，但后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心中隐藏着的欲望开始释放。他们疯抢物资，不仅抢夺国家财产，而且连死尸都不放过。极端情境更能唤醒人的本性，比日常生活更能激发出人性深处潜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受到社会规范、伦理道德、法律法规的约束，人性深处的罪恶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在灾难情境下，在面临生死考验之时，人性中潜在的罪恶便纷纷暴露出来。

作者在《唐山大地震》中记录了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及发生后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在灾难来临之时如何依靠本能生存下来和震后最艰难的时候如何依靠互助度日。为读者记述了“渴生者”的故事，三天：一对夫妻和一把噹噹敲击的菜刀、“八天：‘小女孩’王子兰、十三天：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十五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人的生存意志帮助他们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生理极限，他们的幸存更多的是依靠对生的渴求，一种叫做“信念”的东西帮助他们走出了困境。被困废墟下面的个体，王子兰依靠的是乐观的性格，卢桂兰依靠的是劳动妇女坚强的体魄，还有她有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妇女所具备的特殊心理结构。”，而群体则更多的依靠的是相互之间的信任与爱。基于对生的渴求，他们携手反抗灾难，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群体合力。他们在不期然间完成了对人性的超越。

此外，“作品记录了遇难者是如何带着对世间的留恋和不舍离去、渴生者为了活着的信念如何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人类极限、救援者如何舍生忘死地在废墟中扒出一个又一个的幸存者、孤儿如何完成从宝贝到小大人的成长、各级领导如何指挥抗震救灾工作的，作品的关注点不仅仅停留在普通群体上面，对特殊人群和特殊部门也多有关照，如：外宾宾馆、盲人住宅区、列车、看守所、精神病院、地震局等也是其书写的重点。”

5. 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5.1. 伊斯兰前的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

阿拉伯人自古以来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及其周围，而就该地区的性质而言，由于处在恶劣的环境中，在大部分时代都面临过自然灾害的危险。因此，无论是从传统上、还是从教义上的角度，在阿拉伯人脑海里灾难的概念并不陌生，在许多古代阿拉伯文学作品，我们就能查到不少相关灾难描述的痕迹。作为三大宗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地区相关灾难的记载最早可以查到三大宗教的经文中。其也包括《旧约》、《圣经》和《古兰经》所讲述的相关诺亚洪水、阿德和赛木德 (عاد وثمود) ，以及古埃及法老时期的种种自然灾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阿拉伯地区经历过的灾难种类众多，比如洪水、饥荒、风暴、地震等。例如，《圣经》中描述诺亚洪水的章节：

7 وَأَمَرَ اللَّهُ نُوحًا أَيضًا بِأَنْ يَعِدَّ الْفُلْكَ بِحَيْثُ لَا يُمْكِنُ لِلْمَاءِ أَنْ يَخْتَرِقَهُ، سفر التكوين إصحاح 7

“上帝命令诺亚建造一艘滴水不漏的船” 《创世纪》第七章

«هَا أَنَا آتٍ بِطُوفَانٍ مَاءٍ عَظِيمٍ وَمُهْلِكِ الْعَالَمِ بِكَامِلِهِ وَكُلِّ مَنْ لَا يَكُونُ فِي الْفُلْكِ بِمَوْتٍ» سفر التكوين 6: 17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地上的一切都要灭亡。” 《创世纪》6:17

《古兰经》中关于诺亚洪水也有类似的记载:

«فَأَخَذَهُمُ الطُّوفَانُ وَهُمْ ظَالِمُونَ»، العنكبوت: 14

“洪水在他们行不义时袭击了他们。” 蜘蛛章: 14

«فَأَجْنَبْنَاهُ وَالدِّينَ مَعَهُ فِي الْفُلْكِ وَأَعْرَفْنَا الَّذِينَ كَذَّبُوا بِآيَاتِنَا» الأعراف: 64

“故我拯救他，和与他同船的人，并使那些否认我的迹象者统统淹死。” 高处章:

64

关于古也门萨巴王国洪水的记载:

«فَأَرْسَلْنَا عَلَيْهِمْ سَيْلَ الْعَرَمِ وَبَدَّلْنَا هُمْ بِجَنَّتَيْهِمْ جَنَّتَيْنِ» سبأ: 16

“所以我使水库的急流去淹没他们，我把他们的两个园圃，变成两个园圃。” 萨巴章: 16

关于法老时代的饥荒《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描述:

«وَلَقَدْ أَخَذْنَا آلَ فِرْعَوْنَ بِالسَّيِّئِ وَنَقْصِ مِنَ الثَّمَرَاتِ لَعَلَّهُمْ يَتَذَكَّرُونَ»، الأعراف: 130

“我确已用荒年和歉收去惩治法老的臣民，以便他们觉悟” 高处章: 130
这里面中国学者马坚将”السنين” 译为”荒年”，马仲刚将其译为”旱灾”。

《古兰经》关于古希伯来人遭受鼠疫有这样的描述:

«فَأَنْزَلْنَا عَلَى الَّذِينَ ظَلَمُوا رِجْزًا مِنَ السَّمَاءِ بِمَا كَانُوا يَفْسُقُونَ»، البقرة: 59

“故我降天灾於不义者，那是由於他们的犯罪。” 黄牛章: 59

著名《古兰经》注释家伊本·加利勒·塔巴里将”رِجْزًا” 一词释为”鼠疫”。

关于风灾的记载有:

«فَأَرْسَلْنَا عَلَيْهِمْ رِيحًا صَرْصَرًا فِي أَيَّامٍ مَحْصَاتٍ»، فصلت: 16

“我使暴风在若干凶日里伤害他们。” 奉绥来特章: 16

关于其他综合性的自然灾害《古兰经》中有这样的记载:

«فَأَرْسَلْنَا عَلَيْهِمُ الطُّوفَانَ وَالْجَرَادَ وَالْقُمَّلَ وَالضَّفَادِعَ وَالدَّمَ آيَاتٍ مُفَصَّلَاتٍ» الأعراف: 133

“因此，我以洪水、蝗虫、虱子、青蛙和血液来惩罚他们，这些都是明显的警告。” 高处章133，马坚译。

«فُكُلًا أَخَذْنَا بِذَنبِهِ فَمِنْهُمْ مَنْ أَرْسَلْنَا عَلَيْهِ حَاصِبًا وَمِنْهُمْ مَنْ أَخَذَتْهُ الصَّيْحَةُ وَمِنْهُمْ مَنْ حَسَفْنَا بِهِ الْأَرْضَ وَمِنْهُمْ مَنْ

أَعْرَفْنَا»، العنكبوت: 40

“每一个人，我都因他的罪过而给予惩罚，他们中有我曾使飞沙走石的暴风去伤害的，有为恐怖所袭击的，有我使他沦陷在地面下的，有被我溺杀的。” 蜘蛛章 40，马坚译。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在古阿拉伯文学中，自然灾害往往与宗教信仰相联系。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深受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强调信仰、救赎和人类命运的终

极关怀。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帝的惩罚或是对人类的警示，从而引发人们对信仰和道德的深思。同时，也有作品强调人类的应对策略，如通过善行、祷告和集体的力量来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痛苦。

5.2. 伊斯兰后的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

考察阿拉伯古代文学的发展很容易发现，“作为诗歌民族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文学自远古歌谣而始。阿拉伯文学的漫长发展旅程是以诗歌为起点的。作为古代主流文学形式的诗歌，阿拉伯古代诗歌中所包含的相关灾难的描述可谓的是数不胜数。”其中包括并不限于以下的例子：

阿拉伯古代著名诗人拉比德·本·拉比阿与伙伴们拜见完穆圣后，在漫长的返程中有一个伙伴死于鼠疫，儿子阿尔巴的也因雷电而死，拉比德便说：

人一旦处在于灾祸之中，
没有父母或孩子与其同情

阿布·祖艾卜(654-591) 的五个儿子在一年内死于瘟疫，后来移居埃及，他只能用一首六十行诗歌哀歌他们，他在其中说道：

我们何必对死亡而抱怨，
时世本未想讨不幸者喜欢

当时瘟疫是袭击穆斯林的最突出的流行病灾难之一，其中最突出的是袭击伊拉克的五场瘟疫。穆拜赖德(899-825) 向我们传达了的最强烈的挽歌之一是拉比阿·伊本·马利克的儿子之一穆尔卡·伊本·阿莱在逃离瘟疫旅途中的一首诗。他有十二个儿子，全部死于瘟疫，于是他把他们埋在山脚下，并用一首诗来哀歌他们：

我埋葬了哪些捍卫我的人
就在萨纳玛附近的一处高地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们这样同时而死
我从未见过与今年这样的灾祸之年

伊本·希卜·伊本·马巴德的一首诗向我们反映了伊斯兰诗人在最亲近的家人中遭受了这种流行病的心态，尽管他为这种损失表达了心碎和悲伤，但他以坚定的信仰立场，表现出极为坚定地命心态：

瘟疫没给我留下任何亲人
如果这是归终，那就我与之归终
日子会让每人喝下死亡之杯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他们的呼吸中充满了罪孽

伊本·鲁米(896-836) 在巴士拉于公元 871 年被火灾烧毁后所作的悼词中的一首诗：

从眼中夺走了梦中的甜蜜，并使它充满了沉默的泪水
巴士拉遭受那场大规模袭击之后，还睡什么觉？
这是连幻象中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
巴士拉啊，我的灵魂对你的渴望就像燃烧的火焰
总之，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古代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证明了它的存

在的真实性，并表明诗人面对灾难并没袖手旁观。发生在诗人周围的灾难，激发了诗人以诗歌的方式给身边的人们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如果灾难降临到他们身上，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到了近代，1908年意大利发生的墨西拿地震促使尼罗河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欣 (1872-1932) 创作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他在诗中对遇害人们表示同情，并描述了人们的恐怖和规模，灾难的情况：

告诉我，如果你只知道宇宙发生了什么
 荣耀归于我的主，这不是那也不是，而是宇宙的本质
 它被遮蔽，然后被淹没，然后被消灭，整个事情在几秒钟内完成

近代著名诗王艾哈迈德·绍基 (1868-1932) 也写过关于1926年日本地震的诗，描述了震后残忍的场面：

站在在东京，绕一圈横滨，问问两个村子世界末日会怎样。
 人们被警告的时刻已经临近，它的征兆也已经到来
 停下来思考人民的命运，能否看到阿德的土地吗？
 住宅被大地所吞没，人们卷起了住宅的地毯。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伊斯兰教义中，关于灾难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灾难可能是真主对违背教义的人们的报复和惩罚。而另一个观点认为，这也许是不幸中大福分，因为凡是真主的安排都包含着不为人知的智慧。

6. 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的现状

随着现代化进程，阿拉伯地区的自然灾害文学作品也逐渐多样化。一些现代小说和戏剧以灾害为背景，探讨了社会问题、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些作品通过真实的叙述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灾难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原因和人性困境，以此唤起人们的同情和关注，促使社会反思和警醒。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阻碍人类生活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席卷洪水和致命的流行病。但在当今专门涉及到这些灾难的阿拉伯纪实小说极为少数。可以说当代的阿拉伯文学几乎与灾难完全脱节。虽然我们发现灾难纪实文学是西方存在的一种文学流派，有自己的作家和读者，但这个术语在当代的阿拉伯文学中基本上不存在。

叙利亚作家萨米尔·安瓦尔·沙马利表示，文学必须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我们会发现生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被我们的阿拉伯文学忽略了”我不记得有哪部著名的小说的主题是地震。也许原因是我们阿拉伯地区地震很少发生，因此大部分当代阿拉伯作家没有过这种经历”。

回顾和灾难纪实文学沾边的现当代阿拉伯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找到已故作家穆罕默德·阿尔马古特的剧作《站在东京看横滨》中首次提到这一点。

当我谈到阿拉伯文学中的灾难纪实文学，不得不提到已故叙的利亚作家萨拉赫·杜胡尼于1974年出版的小说《土地之盐》。杜胡尼在这里以极大的巧思和悲剧性描绘了叙利亚德拉市的瘟疫场景。

直到现在，这种对灾难的忽视仍然是阿拉伯文学的一个特点，因为人们不喜欢被提醒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痛苦事件，例如 1992 年 10 月埃及首都开罗的地震，目前为止埃及文学家对这种巨大灾难的忽略真让人感到很惊讶，埃及当代历史上发生的最大地震几乎没有出现在埃及或阿拉伯文学作品中。笔者查到，唯一一部以开罗 1992 年大地震为背景的当代阿拉伯小说只有埃及作家优素福·盖伊德《仅二十四小时》。

值得注意的是，现当代出版的阿拉伯小说有三部以《地震》为名，第一部是埃及作家穆斯塔法·马哈茂德创作的戏剧《地震》，第二本是阿尔及利亚作家塔赫·瓦塔尔的长篇小说《地震》，第三部是埃及作家艾哈迈德·赛义德·穆拉德的小说《地震》。其中，穆斯塔法·马哈茂德这部剧主要是对当时社会的未来在腐败蔓延的背景下进行一种预测，瓦塔尔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我们所熟悉的地震，但象征性地谈到地震对老百姓平淡生活的影响，而穆拉德小说只讲巴勒斯坦青年人对抗以色列侵略者的谍战故事。

摩洛哥小说家和诗人穆罕默德·凯鲁丁是最早于 1967 年写了第一部关于摩洛哥阿加迪尔市地震题为《阿加迪尔》的小说的小说家，可是他用法语写的。小说以 1960 年摧毁阿加迪尔城市的地震为小说的主要框架，叙述者是一名职员，也是作者本人，他所在的政府部门指派他调查该市的居民，收集居民的请求，考察他们灾难后的处境、恐慌和叛乱。除了穆罕默德·凯鲁丁的小说《阿加迪尔》之外，我们很难找到其他以摩洛哥地震为主题的小说。

7. 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的代表作品

7.1. 优素福·盖伊德《仅二十四小时》

埃及小说家优素福·盖伊德的小说《仅二十四小时》于 1999 年出版由 Al-Hilal 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关于 1992 年开罗地震为叙事主题的小说。这部小说中的地震事件构成了一个语义和象征背景，描述了埃及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价值观方面普遍遭受的震动，揭示了许多相互交织的故事，这些故事与侨民有关。特别是一名叫纳吉布·纳吉姆丁·努朱米去世前后的故事，他有七个孩子，给他取名字都是以同一个字母开头的，目的是让他们团结起来一直守在他身边，而他们却变得疏远和孤立：其中五个居住在埃及，他们是：出嫁的剩女纳吉巴，汽车修理工的纳德尔，已辞职的文物部门职工纳德拉，破产的商人纳吉哈，地震中遇难的纳迪，两个移居海湾国家：纳吉布和纳迪娅。纳迪亚在开罗拥有一套公寓，该公寓在地震中被洗劫一空。而这七个儿女们的老母亲独自一人留在村里，饱受孤独之苦，并被死亡的恐惧所困扰，除了电视和等待可能不会打来的电话铃声之外，她没有任何安慰。当电话铃响了时候，却带来了一个来自陌生人的地震消息，即她儿子的未婚妻，而不是她的儿女们来的打电话，这作者这样安排让整个小说富有一种象征意义。

小说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一个现实的时间框架，故事的框架结合了乡村和城市的空间，不像优素福·盖伊德之前的一些仅限于监视七十年代时期的小说，儿他将故事的实际时间压缩和缩短为只有二十四小时，这与他过去的创作有巨大的不同。在标

题部分中添加”仅”一词并非没有象征意义，该词充满了时间密度，充满了感情，充满了事件。”在这里，作者似乎想提醒我们，如此短的时间段（可能不超过一天时间）内，此时此地可能发生的可怕转变和崩溃的程度。为了跟上这种快速时间节奏的形式，这种节奏与当前埃及社会的一系列同样迅速的变革保持同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变革。”

如果说该小说在其外部时间中只花了一天的时间，正如小说名字所述《仅二十四小时》，那么其内部时间则通过记忆和内部反省的过程渗透到许多过去的时间，这加深了小说对恢复的过去之间存在的距离形式的感觉。

小说所叙述的现实拉开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序幕，加深了我们的感受，不仅是矛盾和恐怖，还有解体、庸俗、孤立和价值观的振动，这些都是社会的产物。因此，我们在这部小说中感受到，仿佛袭击埃及的地震，将所有困扰社会的缺陷都挤压了出来，聚集到了今天影响社会的最危险的缺陷上，那就是社会的动荡，以及由于工程计划的缺陷，以及真实价值观的消失和良心的死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开罗这座城市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它的脆弱性以及追逐海市蜃楼、享乐、不义之财和快速致富的人物。也揭露了女人的迷失和失望。母亲回到城里之后，在这个城市的街区里，在废墟和破碎中，面前除了失败的人物，那些被剥夺了喘息、自爱、对财产的热爱的人物，再也看到和遇到任何东西，所有这些都使她的人生走向了平静和虚无主义。这部小说似乎在这里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这一代人只不过是“真正危机中真正受害者”。

在这种距离和缺乏公共交流的氛围下，小说中的微观叙事相互交叉，讲述了被孤独和日常压力所吞噬的人物的命运、生活的艰难、生活的严酷、价值观的崩溃、漂泊和疏离的主导地位，包括母亲对自己的疏离，她面临着孩子们的辜负，这是血缘关系瓦解和个人之间缺乏社会联系的自然结果。

这部小说还体现了老一代（以母亲和已故父亲为代表）、新生代（以子女们为代表）和下一代（以两个孙子为代表）之间情感和潜意识联系的缺失。所有属于第二代的人都充满了一种存在焦虑感，仿佛母亲在这里只是扮演了眼前发生的现实和暴力的见证者的角色，她没能重新安排一切，让子女们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因此，”疏离成为小说的一种审美手段。人们彼此疏远，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彼此之间就变得更加神秘和难以理解，而寻求外在生活的荣耀的解决方案也变得更加神秘和难以理解。这就是小说的原始动机。

也许优素福·盖德在他的小说中故意不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有限和隐藏的，以便通过记录新阶段的转变来弥补这一点，将地震事件作为自然、社会、物质和象征性的事件，而不是历史、意识形态或政治的维度。尽管如此，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的一些具体的普遍特征还是不时地潜入小说的表面，不是作为一种侵入性的特征，而是作为一种语义和象征的维度，体现了一种存在于三个不同并不陌生的阶段之间的距离，即：纳赛尔阶段、萨达特阶段，以及与本文相互作用的当前阶段，即地震、损失和受害者的阶段。

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优素福·盖伊德重申了家庭结构的瓦解，正如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三部曲”在埃及政治和社会历史的敏感时期所观察到一样。《仅二十四小

时》则在现代埃及历史的运动中打开了巨大的缺口。因此，它重新瓦解了家庭结构层面以及外部世界层面的凝聚力理念，所以它是一部体现“毁灭”形象的小说，通过价值观的崩溃和自我意识的沦陷，讲述了地震所产生的毁灭、社会动荡所产生的毁灭。

基于此，小说《仅有二十四小时》总结了整个人生、整个舞台、整个一代人的旅程。优素福·盖伊德以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这部小说中利用了地震的故事，向我们揭露了一个从内部分裂的社会、社会关系的虚假性和价值观的虚假性。由于地震，一家人搬到村庄之前在开罗居住的老房子发生的一系列道德沦丧事件，只是一个社会关系分裂的一个背景。

7.2.塔希尔·瓦塔尔《地震》

阿尔及利亚作家塔赫尔·瓦塔尔于 1974 年出版了一部题为《地震》的小说，呈现了关于地震的最重要的阿拉伯小说，通过一场想象中的地震来观察法国殖民主义对阿尔及利亚精神和生活细节的影响，作者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了对阿拉伯世界的失望。

20 世纪 70 年代初，阿尔及利亚小说家塔希尔·瓦塔尔的名字脱颖而出，在评论界中有这样的说法：“想了解阿尔及利亚解放革命以来的状况及其无形的冲突，或者想追踪改变独立后时代面貌的社会变革，就看看瓦塔尔的著作。”

塔希尔·瓦塔尔《地震》小说讲述了一位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大地主，在突如其来的新观念、新愿景中的苦苦挣扎，试图挽救被纳入国有化决定的土地，却徒劳无功的故事。小说由七个章节组成，每一章的标题都以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市的一座桥而命名。小说的背景是君士坦丁城，这座城市矗立在一条有水流过的深沟之上的岩石上，作者将这条沟壑作为他在小说中所呈现的许多内涵的象征，并与这些内涵在过程中相互作用。小说一开始就让主人公为读者绘制了这座城市的地形，有七座桥：水门桥、梅赛德桥、拉希德桥、羊桥、梯桥、魔鬼桥和空中桥，所有这些桥都是由西方建立的，是西方是科技进步的象征，当主人公开始一桥接一桥地巡视离开已久的君士坦丁市、寻找亲人分发政府想要没收的自己的土地时，他发现了一些令他震惊和惊讶的事情：这座城市及其居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所有的亲戚也发生了与新的发展相适应的变化。他觉得自己的感情正在被两个理想而互相缠绕：一个是独立、阿拉伯主义国家的新生活，而另一个则是他希望殖民主义以及他所向往的过去生活能够回归。

《地震》小说的主人公谢赫“阿卜杜勒马吉德·布鲁尔瓦赫”是一位六十岁的老地主，他在突尼斯度过了解放战争的岁月，并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返回。他定居在首都，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他在城郊拥有三千公顷的农田，其中一部分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一部分是通过抵押贷款获得的。由于政府出台了新的土地改革法，将依法没收老地主们的土地，因为他不育且没有儿女，所以决定前往家乡君士坦丁市寻找他的亲戚和继承人，他想将部分土地登记在亲戚的名下，条件是他要先于政府的决定并规避这项法律，他们只能在他死后才能拥有这些土地。于是于 1971 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他在君士坦丁市开始徘徊寻找继承人。可是这一位被已经逝去的过去所困扰的主人公，在国外生活了多年后回到了独立的祖国阿尔及利亚，却发现国家政策有了巨大改变，他的故乡君士坦丁市的现状每况愈下，这一切令他感到很失望。

君士坦丁市在过去以其居民的成熟而闻名，它的街道干净，有七座古老的桥梁，

分布在其土地上的一些人民革命的象征，以及特殊的空气的味道等令人感到惬意的现象。所以他到了那边之后感到很惊讶，当地人清空了君士坦丁市以前的精神，地方和街道的精神，革命和圣战者象征的精神，因此，他开始探索新君士坦丁市的旅程。

自从他开始君士坦丁之旅以来，心中的冲突就开始加剧，他倍感自己的感情有了巨大的矛盾，这一矛盾会导致他的思想崩溃。他时刻准备迎来一场大地震。尤其是在听到了主麻礼拜时阿訇背诵相关末日地震的《古兰经》章节。这种感觉笼罩着主人公的心灵，在小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看到他在君士坦丁市散步时一直等待着地震的发生。虽然他亲眼看到了阿尔及利亚解放后生活的革新，但他心里一直否认这样的事实，他不甘心相信过去的穷农民和贫困阶级能挺身而出，成为与他这样老地主平起平坐。他一直生活在现实之外，因此他宁可相信地震的到来，想通过地震能够改变这一切，恢复这里之前的生活状态，他甚至开始胡思乱想，孤独自言自语，与他人为敌，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期待已久的地震却没有发生，反而他心里发生了地震，直到他试图自杀。在他想从桥上托生自杀时，他最讨厌的新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最讨厌的君士坦丁孩子们救了他。貌似作家想告诉我们，儿童是阿尔及利亚明天的未来的象征，政府工作人员也是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未来的象征。

作者在塑造“阿卜杜勒马吉德·布鲁尔瓦赫”这个人物时，意图把他塑造成一个吝啬、自私、压抑、自负的机会主义者，因为他代表了资本主义，仿佛他是一个受膨胀的自我折磨、蔑视社会一部分的人，或整个民族，敌视到希望地震来临的地步，回复法国在非洲殖民时代。这种性格不正常，饱受压抑、复杂、矛盾、复杂的折磨，他没有成功地破坏、规避或阻挠政府的政策，也无法融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因接受现实的极端拒绝而陷入疯狂和自杀企图。

小说《地震》中的地震象征着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一场大事件，该事件发生在解放后的第一个十年里。独立后，阿尔及利亚人民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贫困之后因未能得到体面生活而失望。瓦塔尔想要强调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初期的情况，因此他在序言中指出：“这本小说《地震》来自阿尔及利亚，如果阿拉伯读者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时期的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具有什么样的地理色彩，但读者们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了解吗？一个多世纪后从零开始的阿尔及利亚……警察是新的，职员是新的，商人是新的，甚至死亡和生命都是新的”。¹

塔希尔·瓦塔尔在小说《地震》中采用了新的视角，试图贴近社会现实，与社会的各种变革保持同步，他的小说中对革命矛盾的观察开始，成为历史的见证。小说通篇采用意识流独白的叙述手法，以闪回的表现形式讲述了一段忧伤的故事，借此展现了阿尔及利亚在反法独立战争胜利后所陷入的困境，以及人民普遍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作者细腻刻画了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人形象，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不同社会阶层民众的内心渴望，揭露了官僚主义、社会落后、贫富分化等不良现象，展示了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真实面貌，在写作手法上与时俱进，富有创新精神。

¹ابحمانى، عمر، و حمودين، علي داود. (2021). هاجس الموت في رواية الزلزال ل الطاهر وطار. مجلة ريجان للنشر العلمي، ع 13، 206 - 183 مسترجع من <http://search.mandumah.com/Record/1175212>

· 结论 ·

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和阿拉伯古代文学的发展很容易发现，作为诗歌民族的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中国文学同阿拉伯文学一样，自远古神话传说与歌谣而始。这也体现在两个民族的纪实灾难文学都是以诗歌为发展起点。纪实灾难文学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它除了表现在严酷的灾难中人类顽强地搏击精神，乐观、凛然的人生态度和不可战胜的健旺的生命力之外，还起到反省自己心灵、理解并尊重他人的存在价值，关注群体命运、居安思危、戮力同心，同时学会与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作用。

中国灾难文学既是对世界和谐理念的吸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一直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天”即自然界，是一切生命之源，也是一切价值之源，人对“天”应该怀有一种敬畏感。除了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体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自然灾害是对人类宏观方式的警告，人类的科技再发展，只能降低其危害程度，但无法在根本上消除它。人这才渐渐意识到：与自然和谐共处，才是世界的本质！

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专门记录和描述阿拉伯世界历史上的各种灾难事件。这类文学作品旨在通过真实的叙述和深入的分析，揭示灾难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原因和人性困境，以此唤起人们的同情和关注，促使社会反思和警醒。阿拉伯自然灾害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该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也展现了人们在与自然灾害斗争中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特色，以及人们在这些挑战面前的情感体验、精神追求和应对策略，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中阿“灾难纪实文学”的异同

中阿灾难纪实文学的比较，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中阿“灾难纪实文学”同点：

1. **题材选择：** 中国和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通常关注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饥荒、流行病等事件。

2. **创作方式：** 通过实际记录、客观还原、生动描写和简洁表达，传递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3. **传播目的：** 除了表现在严酷的灾难中人类顽强地搏击精神，乐观、凛然的人生态度和不可战胜的健旺的生命力之外，还起到反省自己心灵、理解并尊重他人的存在价值，关注群体命运、居安思危、戮力同心、复活死去的记忆、保存集体记忆免遭遗忘、复活伴随着悲剧的情感。

中阿“灾难纪实文学”不同点：

1. **叙事手法：** 中国灾难纪实文学的叙事手法多样，既有客观纪实，也有主观抒发，以真实、生动地描绘灾难场景和人物命运。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则更注重情感表达和寓意抒发，以文学形式展现灾难带来的痛苦和反思。

2. **文化背景：** 中国灾难纪实文学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关注个体在灾难中的命运和精神状态。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则深受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强调信仰、救赎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3. **价值观念**：中国灾难纪实文学本身强调团结互助、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展现出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的顽强意志和拼搏的心理特征。而阿拉伯灾难纪实文学则关注阿拉伯民族的命运以及和平愿景，反映出阿拉伯民族在灾难面前的影响和反思、以及宗教信仰所给予的心灵安慰。

总之，中国与阿拉伯的灾难纪实文学已经成为文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阿灾难纪实文学在题材选择、文化背景、叙事手法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都关注了灾难对人类的影响和反思，展现了人类在灾难面前的勇敢与坚韧。通过比较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两个民族灾难纪实文学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 张堂会. (2019). 当代文学自然灾害书写考察.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02), 98-105. <https://doc.taixueshu.com/journal/20190045zgyywxj.html>
- 叶公觉. (1991). 新时期纪实文学发展浅说. 当代文坛(03), 10-13. 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detail_thesis/0201296678444.html
- 白冰莹. (2019). 国内灾难文学的传播途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理工大学). 硕士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497-1020733756.htm>
- 刘洋. (2006). 灾难文学论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硕士 <https://d.wanfangdata.com.cn/thesis/Y887496>
- 王婧萱. (2021). 新时期灾难报告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 硕士 <https://d.wanfangdata.com.cn/thesis/D02365726>
- 严静. (2014). 当代中国灾难文学的社会价值. 大众文艺(22), 26-28.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DZLU201422023>
- 程灿. (1989). 纪实文学论. 玉溪师专学报(02), 30-41. 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journal-yuxi-normal-university_thesis/0201284892494.html
- 崔丹丹. (2010). 论新时期灾难报告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 硕士 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degree-domestic_mphd_thesis/020311918285.html
- 范藻. (2014). 灾难文学的定义与反思. 中华文化论坛(11), 158-162. <http://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662889995>
- 翟金芝. (2015).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温故一九四二》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理工大学). <https://doc.taixueshu.com/journal/20140187xxxxyb-zkb.html>
- 王嘉悦. (2016). 中国灾难文学及其流变博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 博士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183-1016077802.htm>
- 孙越. (2021). 唐代自然灾害诗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 博士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183-1022426297.htm>

费鹏&刘雨. (2013). 历史记忆与文学的重构——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历史叙事. 文艺评论(11), 82-86.

<https://wenku.baidu.com/view/d3fe6e0ff41fb7360b4c2e3f5727a5e9846a2762.html?wkts=1722868895439&bdQuery=%E8%B4%B9%E9%B9%8F%E5%88%98%E9%9B%A8.%E5%8E%86%E5%8F%B2%E8%AE%B0%E5%BF%86%E4%B8%8E%E6%96%87%E5%AD%A6%E7%9A%84%E9%87%8D%E6%9E%84>

耿菲. (2020). 论《温故一九四二》的灾难书写. 文艺评论(03), 81-82.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wypl202003014>

庄永志. (2023). 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为何难以超越. 青年记者(20), <http://www.qnjz.com/index.php?m=content&a=show&catid=18&id=38920>

李文琪. (2020). 论《唐山大地震》的人性书写. 文艺评论(03), 87-89. <http://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102163036>

المراجع العربية

الطاهري، بديعة. (2007). بعض أنواع الخطاب: في روايات القعيد. مجلة علامات، ع 28 ، 135 - 121 مسترجع من

<http://search.mandumah.com/Record/416819>

العبيدي، وسام حسين جاسم. (2021). الشعر العربي في ظل الكوارث الكبرى: التجليات والتحويلات الثقافية بين عصري الجاهلية والإسلام. المورد، مج 48، ع 1 ، 142 - 129 مسترجع من

<http://search.mandumah.com/Record/1256493>

المودن، حسن. (2002). قراءة في بعض أعمال يوسف القعيد. علامات في النقد، مج 12، ج 45 ، 538 - 519 مسترجع من

<http://search.mandumah.com/Record/309577>

باحماني، عمر، و حمودين، علي داود. (2021). هاجس الموت في رواية الزلزال ل الطاهر وطار. مجلة ريجان للنشر

<http://search.mandumah.com/Record/1175212> من 183 - 206 مسترجع من

بغداد، بديع. (1980). التيار الوثائقي في القصة والروا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معرفة، س 19، ع 225، 226 ، 139 - 115

<http://search.mandumah.com/Record/366080> من مسترجع من